

木瓜子溪

(节选)

陈次勇

家乡的插秧节

“出坡了，出坡了”，三爷戴着斗笠，挽着裤管，肩上扛着嫩油油的秧苗吆喝道。九条汉子加上我出坡插秧了。

天空中还有舍不得离开的繁星和月亮，东方云霞慢慢染红了半个天空，阳光透过山坳斜射下来，直直的。三个稻草人湿漉漉地站在秧田边，刚被疏松过的泥土在河水的浸泡下就像发酵的面粉。河水经过一夜的休整也澄静了下来，远远望去秧田地好似一块明镜，偶尔咕噜噜吐着几个水泡。

三爷卸下了秧苗，顺手把一捆捆秧苗精准的抛下秧田，沉静了一晚上的秧田顿时生机了起来。

九条汉子挽起裤管，卸去鞋子，脱去外套，一字型排开，手拿秧苗，不停的点插。三爷弓着身子，嘴里不断的哼唱鼓谱上的调子：“咚咚锵，咚咚锵，咚锵咚锵”，左手拿着秧苗，用其拇指和食指把秧苗迅速分离开来，右手捻起秧苗，合着调子的节奏点插。倏忽，一大捆秧苗已被三爷分配到了各个岗位，一株株秧苗横着成线，竖着成行站立在秧田地里。一排排，一列列，就像经受检阅的哨兵。九条汉子犹如滑动的九个动点，手中的秧苗就像缝纫机般咔嚓咔嚓点插到秧地里。

“还愣着干嘛，下地里来体验一把，挺好玩的”，三爷抬头激着着我。“三爷你大字不识几个，我可是喝过多年墨水的，这插秧活儿难不成我还会不会”，我心里嘀咕道。我也像模像样的挽起了裤管，趟到秧田地里，分了半捆秧苗，也像三爷样点插。奇了，怪了，那秧苗欺生样咋就不听使唤，不是黏在一起，就是直接落到了秧田中。我斜着眼睛看三爷，反复体验，这才勉强学着机械点插。

“哈哈，你点插的秧苗都是睡在秧田地里呢”，三爷大声笑道。我楞住了，这才抬起头来，那一株株秧苗似北斗星似的歪歪扭扭，蜿蜒在田地中，有的是侧着身子，有的猫着身子，就像被击败溃逃的残兵败将。“你得找准个目标，盯着前面的目标不放，用余光看准目标，点插的秧苗就会齐整的”，三爷边说边用腰间的手帕擦了擦那布满皱纹脸上的汗滴。我如有所悟，找准了目标，然后点插，果然，秧苗一列列的排在了田地里。三爷笑了，嘴里露出了那几粒被岁月斑驳的牙齿。“收工了，收工了”，三爷吧嗒着旱烟吆喝道。

太阳刚没过山头落了下去，那条白中带粉的霞光从巍巍的山凹再次泻下来，直直的、沉沉的。“找准目标，盯着目标不放，你就成了”，我反复叮嘱自己。回望整个稻田，那一排排秧苗正在迎着霞光疯长。

老屋的地炉

在故乡，每户堂屋的靠左边，都会有一个地炉。我家的地炉是父亲制作的，方方正正的地炉，下端口放一圈铁丝，做灰漏用，旁边是用来盛灰的地坑。老屋的地炉，温暖了我们无数个冬天。

寒冬，只要你把脚往地炉的周边一放，那热气就会通过脚板的毛孔往上钻，温暖全身。“这脚不冷了，全身都热火，现在这烤火炉，取暖器，手热火咕，脚要冻掉了，还是老屋的地炉好”，母亲常常念叨着。

孩提时，屋外苇花似的大雪装扮整个大地，屋檐上一根根冰柱晶莹剔透，娇情阳光轻吻着他的身子，他慢慢褪去赘肉，冰柱变得身材纤细，婀娜多姿，瘦身后的冰柱滴嗒嗒哒哒落下水滴，奏响了一场冬日里音乐盛会。我常常跑到矮小的屋檐下，掰上几根冰条，舞枪弄棒，踩着咔嚓咔嚓

的雪地，打起了雪仗，渴了，就把冰棍直接丢到嘴里，透心凉。

“手脚都冻掉了吧，快进屋，烤地炉”，母亲拉长声音吆喝道。我们就会抢着把冰凉的双脚放在地炉旁，裤腿上冒出缕缕水汽，一会儿就热火。手脚因冻住而突然暖和，还有点痒痒的感觉。母亲这时候把板凳斜放在火炉上，督促着我们做寒假作业了。

她找来盛放的各类碎布条，顶针，线团的簸箕，打开专门用来盛放着大小尺码鞋样的书本，找到了适合的鞋样。母亲把被冻住的浆糊放在火炉上一热就变得更加粘稠了，把碎布片撵平，涂上少量浆糊，一层层铺粘，一会儿，一双鞋底儿就铺成了。把鞋底儿放在火炉旁烘干后，母亲就会一针针扎起来，黄米粒似的针脚长满了鞋底，在中间部分还会有各式的花样，菊花瓣，腊梅瓣，兔子状，狗猫状等。一双鞋底，母亲可要好几天才能扎成。我也会常常拿来鞋底，在食指上戴上顶针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可绳线怎么都不能穿过鞋底儿。扎好了鞋底儿，母亲又得赶做鞋帮。最有意思的是把鞋帮上到鞋底儿上去，母亲用顶锥，沿鞋底儿和鞋帮处锥上一个小孔，穿入鞋绳，拉紧，这个时候的力度很讲究的，不一会儿功夫，过年的新鞋都成了。穿上母亲亲手织成的步鞋烤地炉，那就是再适合不过了。布鞋常常带有余温，倘若去外面玩抓石子，好几个时辰也不感觉到冷。我因常常穿着布鞋烤火炉，鞋帮子竟被烤焦了好多次。

有时大雪下得要紧，家人们都闲暇下来。父亲会把地炉中的火烧得更旺，放很多煤块儿，蜂窝煤，用刚调和而成的灰煤包裹着，刀片分割成小块，沿上用火钳插上一个小孔。一会儿，那烧旺

的火苗就会从煤缝、煤孔中往外钻，整个屋子都热和，火苗呼呼作响，笑得合不拢嘴。铁匠铺的张大爷，领居家的孙二爷，小卖部的洪大婶都会过来，围坐着火炉，咿咿呀呀的唱将起来。那唱本，是父亲买来的白纸，裁剪成方方正正的，用麻绳缝制而成。请上初中的柱子哥帮忙抄的，我也偷偷写着抄写了好几本，字迹歪歪扭扭的。那唱本五言八句，对仗还押韵，很适合传唱。

记忆中，张大爷的唱腔很好，一板一眼，字正腔圆，处处入戏，声情并茂，有时竟能背着唱上好几个时辰。故事里的聚散离合，悲喜忧愁，酸甜苦辣都从他嘴中流出来。儿时的我，也会眨巴着眼睛，听着他们讲“祝英台和梁山伯，三公主王玉莲，白毛女和杨白劳”等故事。总觉得这个比小人书中故事离奇刺激。他们有时候唱得地炉中的火苗都打瞌睡了，还舍不得离去。

围着地炉烧烤着食物又是别有洞天，在火炉的上端的横梁上拴个吊锅，趁着火苗正旺时，在吊锅中放几个存有着鸡温的鸡蛋，撒上少许盐巴，不一会儿，煮鸡蛋就出锅了。找来几根粉丝，放在火炉上烤一哈，粉丝马上长得白胖胖的，喂到嘴里，别有风情。或是在炉坑中放几个红薯，穿上几根肉串放地炉上烤着，一会儿，满屋子的食香。连小猫也馋的喵喵叫，饱餐后跳进地坑，蜷伏着身子打呼噜，烧焦过好几块毛发。

如今，老屋的地炉早已孤零零的躺在那儿了，而地炉温暖过的童年故事，却久久回香。



高唐

夜雨

端午忆事

黄芳

从龙溪老家回来，端午已是将尽，上楼看到邻居门口插着蒲剑和艾草，我也想趁着节日的氛围，再吃一顿包面吧。每个节日总有它的特点，在我龙溪老家，好像就只有四个节气的食物特色最明显：过年满盘盛席自不必说，正月十五是会吃汤圆的，端午节吃包面、中秋节吃月饼。老家的风俗培养了我的习惯，到了端午就想着包面。

至少在5岁以前我是不知道端午节要吃粽子的，直到有一年端午，邻居张么姐告诉我她大姨家给她们送了几个粽子来，有没有给我吃我也不记得了，回家我问母亲，怎么我们不吃粽子呢，母亲说我们这地方没有箬竹，包不了，巫溪城里才有卖，包粽子的期待就暂时搁浅在我的期待里了。我家住在镇上，在那个市场经济不够发达的90年代早期，交通闭塞，改革开放的春风还没有吹进小镇，自然是没有这些材料可卖；平日父母劳于生计，端午得空能吃包面已是极大的满足，我也不去奢望尝尝粽子的滋味了。大约2002年左右，街上才有出现一个提着框子在端午卖粽子的，买的人也很少。相比，端午节的面坊就可忙碌了，几乎家家户户都要去买上一点面皮，吃上一顿包面，给那些清苦的日子增添一份仪式感。

我始终觉得90年代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相当快的。幼年时期的日子真的是比较贫寒，吃肉那就是打牙祭。其实不止我家，周围邻居的日子也是相当拮据，到了2000年左右，生活都要宽裕很多，吃肉天天顿顿都可，也能多少有些余钱。所以在物资比较匮乏的童年时代，包面真真切切是一份幸福感。我母亲厨艺不错，生活上也是精打细算，哪怕是些不足为道的贫贱食材也能做出别有滋味的粗茶淡饭。就是现在，她偶尔还会讲道，别人在我家吃饭了，对父亲说：弟娃儿，你硬是好福气咧，一辈子好口福！

不知怎的，莫非是因为那时候父母太忙不得空（我们家也是开了个小面坊），说起包面，小时候吃的包面我只记得刘娘家的了。刘娘喊我去吃过好多次包面，梅姐姐，你记得吗，她喜欢把肉、洋芋、鸡蛋炒半熟了再和馅儿，说洋芋丝炒一下就不变色更好看。哇，那油滋滋的馅儿，闪着红油的光亮，加上老坛盐菜和葱头来画龙点睛，闻起来真正是浓香扑鼻，我自然会忍不住抓一片鸡蛋尝尝，确认味道棒棒哒。后来我想，这番好味道定是得益于她楼上那一大缸日晒，日晒夜露，隔着一片玻璃发酵出浓醇的美味。我们在堂屋里小桌子上一边包着，灶屋的大锅就烧起了水，康伯伯也倒好了他的小酒杯，就着刘娘早给他准备好的豌豆胡豆，微微仰着头憨憨地笑着，坐在桌子旁开始酝酿他的小幸福。待水开了，包好的大肚子包面就下锅，老式的面碗碗底很厚，比较笨重，我记忆里，刘娘家有这款面碗的，有红花和青花两种，一个大碗就给康伯伯，我们用饭碗就足够了，憨掉就不好吃了，不够的又可再煮，反正管饱。包面舀起来就上桌，不打味，喜欢加味的，桌上分别盛了一小碗酱油和醋，自己用小勺随意加。往事久远，小孩记性也不好，只记得吃到最后，都是刘娘和康伯伯逗着我，在康伯伯的仰头眨眼和嘻嘻笑笑中结束这一餐。

婆婆也是个勤俭持家的人，屋里不时能找出一些颇有年代感的物件，几天前我竟然翻出了刘娘家同款旧碗，猛地点燃了我的回忆。被束之高阁的旧碗今天被我请了出来，配合着包面，更是牵引出我所追忆的那些往事与邻里和睦的怀旧情感。

在那些奔波于生计的年代，节日团聚聚餐已是莫大的享受，感谢他们给了我这样一份厚植于心的美好记忆，所以端午节吃包面，我总会想起他们。我虽年龄不大，却也敢说：回望来路，正是那些细碎的美好温暖着回忆，生活的点滴滋养着心性，抚育着心智成长。

（作者简介：黄芳，喜欢文字，热爱生活，乐于写作，现任职于龙溪镇人民政府。）



《下庄丰碑》（中国画）

黄少林 / 画

但惜夏日长

夏远蓉

到，天才蒙蒙亮，也不需要闹钟打破那份寂静，星星点点亮起的灯透过窗子点缀得沉睡的山间可爱几分。牲畜圈里偶尔传出几声牛羊的鸣叫，村民牵出牛羊赶到山上找一块鲜草肥美处栓好绳子，之后顺带拾捡一捆柴扛着回家；妇人会将昨晚利好的猪食架上柴火煮上；孩子们在吃过早饭三五成群走在乡间小道上赶去学堂，互相攀比昨天谁抓的螃蟹更大。

放学后，一群孩子咿咿呀呀唱着新学的歌谣，握着从学校偷偷拿来的粉笔在路边的石头上像模像样画了起来。挂满了果子的果树上长出一群爬树摘果的孩子。尽管果子还很酸涩，大人的喊声远远飘来，大概就是果子还未熟透，可也阻挡不住一张张期待了一年的馋嘴。鸟儿还不敢明目张胆和人抢果子，只要鸟儿当面偷吃，他们便会想出一百种惩罚的办法，鸟儿也识趣，只敢趁他们上学后偷吃几口。端午前一天傍晚，父母特意给牲畜圈糟倒顿的伙食。从箱子中找出平

大约一周前，父亲来电：“马上快五月了，家里花椒树上的花椒可以摘了，我明天摘点给你快递。”我突然缓过神来，一个月之前，我只是和他打电话随口说起，我想弄点鲜花椒搁在泡菜坛里增香，不料年过半百的父亲却牢牢系在心尖上。其实我住的市场上随便找个小摊都有鲜花椒卖，价钱也不贵。不知是水土不服，还是品种原因。总觉得和家乡的花椒味道相差甚远，往年也曾买过一些搁在泡菜坛，一段时间后竟让原本美味的泡菜全生白花，我便不由自主将锅扣在从市场买来的花椒上。

每年五月初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日子有两个，一个是月日的端午节，另一个便是月底父亲的生日。

端午节是我国传统节日，为了纪念屈原设立，吃粽子、赛龙舟、喝雄黄酒等传统习俗让全国不分南北。家乡的端午跟其他地方的习俗又有些许不同。家乡有句歌谣“五月五，李子熟。”端午前后正是家乡李子、五月桃、麦泡儿等瓜果飘香的季节。对于我不喜欢夏季，不能吃雪糕的人来说，算是夏天给予的一种补偿。

农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这简直是对乡下人家农忙时最好的概括。每年芒种一

炖起吃了便是过节。中午时分，外婆拿出木盆盛满清水放在烈日下暴晒，剔下一些去年的陈艾在厨房中熬水，水熬好后和晒好的清水调成温度适宜的水，我们兄妹几人被扒个精光挨着挨着被外婆和母亲洗澡洗头，外婆说这样洗后不会长痘痘，全年都无病无灾。水田里的荷花开得正艳，在南风中翩翩起舞，像亭亭玉立的少女。太阳西沉，外婆送我们到河边，父亲将我放在肩上淌水回家。外婆在河岸上久久伫立目送我们远去，我转身一看外婆的身影被残阳拉得很长很长。

月初，手机欠费停机，我浑然不知父亲寄来的包裹迟迟未到，父亲着急打电话寻问。我通过包裹查询得知包裹早已到达我住的小区。我匆忙换了衣服到楼下取快递，等我拆开快递，里面有母亲今年新做的咸菜、在山间摘下晒干的野生金银花、一小袋去年的干花椒、另一个小袋子里装着父亲给我摘的新鲜花椒，只是闷得时间太久，新鲜的花椒已经变霉发黑依旧散发着阵阵家乡味道。我给父亲回电，父亲说坏了就扔掉，下次再寄。我舍不得，硬是从中找出几颗还带有绿色的洗干净后丢进泡菜坛中。每当我打开泡菜坛，便又觉得比之前香了几分。



愤怒的浮雕群像

——写在重庆大隧道惨案80周年纪念日

徐永泉

一份，颜色发黄的号外，在渝中半岛较场口一带把天空遮挡，喉头堵塞

阳光，深陷阴霾
由人拉响的防空警报，更似狼的嚎叫。时间那头一切的不幸，一切的不甘心都遵循物质不灭定律，那段不见首尾的黑色空气——直静卧于地表深处，静卧于穿越时空的步履和词汇之下，收藏在

大地母亲的灵魂底层。几个进出口，是

——永不失聪的耳朵

——永远睁着眼睛

这是八十年前的故事
既然世上已无宁日
那就把光明和美丽的种子，撒

向

夜晚，或者地面以下的黑色吧
那天，多少人，多少人
当呼吸如缺氧的油灯，渐次熄

灭

当心跳如受伤的小鸟，停止飞翔，他们

便——进入安睡，进入梦乡
那里没有侵略，没有伤亡
那里，孩子可以蹦跳，可以欢

叫

可以踢毽，滚铁环，捉迷藏

……

他们睡得很香，他们的梦做得很长，很长
在梦里，他们听见了悦耳的鸽

哨

在梦里，他们看见了蓝天、白云

看见了城市高楼、碧绿田野、金黄麦浪

梦着梦着，他们就长成了
满腔怒火永不瞑目的
浮雕群像……



神女峰